

二战风云VII

THE HISTORY OF THE 12.SS-DIVISION

THE HISTORY OF THE 12.SS-DIVISION



WAFFEN-SS

# 第12希特勒青年团师全史 (上册)

■陈星波 (raingun) 胡焯 著

NORMANDY  
ARDENNES  
BALATON



二战风云VII

THE HISTORY OF THE 12.SS-DIVISION

# HITLER JUGEND

WAFFEN-SS

## 第12希特勒青年团师 全史 (上册)

■陈星波 (raingun) 胡焯 著

特别声明：本手册为战史研究用，手册所有有关二战德国的内容以及对同盟国的不同看法，乃作者个人观点。凡涉及到纳粹以及党魁的标志、图片，均不代表本作品宣言其精神，仅限于历史研究用途。

## 二战风云VII 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师全史（上）

编 著：陈星波（raingun） 胡 焯

责任编辑：黄 斌

视觉设计：程 佳

出版单位：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读者服务：QQ群：146385040

咨询电话：(023) 63658956

版权声明：本手册中有个别因地址不明而未支付稿酬的作者，请与重庆市版权中心联系，由其代为转交支付。

电 话：(023) 67708230 67708231

印 张：30

字 数：45万

CD 生产：四川省釜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开本规格：787×1092 1/16

文本印刷：重庆蜀之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版 本 号：ISBN 978-7-89476-487-4

定 价：48.00元（1CD+手册）

盗版必究，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和手段复制或抄袭。

# 代 序

永远不要、不要、不要以为有哪场战争能够顺顺利利、如人所愿地进行和结束；也永远不要相信有哪个人可以预测到战争中会出现什么。陷入战争狂热的政客们必须知道，一旦吹响号角，他们就已经沦为战争的奴隶！

——丘吉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去，但它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战争改变了太多的人生轨迹，不管意愿如何，战争的漩涡终将其吞没。漩涡之中，是瓦砾，是杀与被杀，是人性的迷失，是欲望，是苦难……

以下节选了六位前希特勒青年团师老兵的访谈录，代之为序。

**我**出生在现在已经属于波兰的格武布奇采市（Leobschutz）。童年时期，我希望永远不要离开家乡。1936年我加入了德国少年队。两年后，又在西里西亚地区加入了当地的希特勒青年团。

从1940年到1943年3月前，我一直是一名砖瓦匠学徒。3月后，我加入了帝国劳工组织。到了8月，我又“志愿”加入了刚刚建立的希特勒青年团师。

在得知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惨败的消息后，我参军的愿望更加强烈了，因为我想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我们在贝沃罗（比利时境内）训练了整整10个月，训练非常艰苦，我们要学习如何架桥、夜战、埋设地雷、排雷以及冲锋舟强渡等专业技能。

我属于SS第25装甲掷弹兵团直属第16（工兵）连。我第一次负伤是在卡昂西北方的格吕希村（Gruchy）附近，我们连在敌人的舰炮火力下几乎全军覆没，连里108人仅有5人幸存。我至今仍无法忘记成千上万发炮弹落在地面时，整个大地都在颤动的情景。

诺曼底战役后，我在匈牙利的赫龙河、代格（Deg）以及拉包河（Raab）地区激战。1945年4月4日，我在博登（Boden）地区的激战中第二次负伤。

1945年5月16日，我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的一所医院里被美军（第4师）俘虏。很快我就被扔进了巴伐利亚诺伊马克特（Nuemarkt）的霍恩费尔斯（Hohenfels）战俘营。我们的饮食只有一小片面包和约半升汤。整整四周我们每天的饮食几乎都是这样。两名战友由于太饿，趴在草丛里寻找吃的东西，结果被守卫误认为逃跑而射杀。



◆鲁迪·黑德维格（Rudi Hedweg），SS第25装甲掷弹兵团



◆ 阿尔伯特·维尔纳·卡尔克  
(Aribert Werner Kalke),  
SS第26装甲掷弹兵团

我出生在现在已经属于波兰的下西里西亚。1934年我加入了少年队。1940年，我成为了下西里西亚地区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我首次听说希特勒青年团师这支部队是在1943年2月的一个滑雪营里，不久后我就成了该部队的一员。我加入党卫军部队的原因是无无论敌人还是自己人都承认党卫军是真正的精锐部队。我属于SS第26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是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少校）克劳斯。

我作为传令兵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师所有的战斗，诺曼底、卡昂、阿登反击以及东线与俄国人的战斗。希特勒青年团师是唯一一支大部分核心骨干由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提供的部队。

我所在的小组人员在1943年下半年全部到位。接着整整训练了11个月零1周，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教会我们如何战斗。我们于1944年6月7日抵达诺曼底战场，盟军对我们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并试图突破我们的防线。有一次，我待在卡尔皮凯机场附近一个用作前沿观察哨的机枪堡里。敌军用徐进弹幕的方式开始轰击我们的阵地，爆炸引起的震动将我重重地砸在天花板上，浓烟涌入碉堡，我注意到我的鼻子、嘴和耳朵都开始出血……被我们俘虏的加拿大士兵根本无法理解17岁的我是怎样在这种地狱般的炮火下活下来的。

我最终逃出了法莱斯包围圈。1945年4月9日，我在多瑙河的一个桥头堡战斗中负伤，其后被送到了一艘医疗船上。后来，1名“友好”的美国兵登上了船，他拿走了我的士兵证、奖章以及我的私人照片。正是由于年轻以及之前刻苦的训练帮助我渡过了艰苦的战争时期和被俘后的困难时光。

雅尔塔会议后，德国东部的数个省被割给了波兰，剩下的部分也被分成了四块。数百万的德国人被迫离开家乡……波兰人把他们刚刚分到手的土地上的德国人全部驱逐了出去，离开时只允许拿一些随身物品。捷克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1947年3月，我获释，但已无家可归，我的家已经被波兰人占据，我永远都无法忘记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纽伦堡审判裁定党卫军属于犯罪组织，一夜之间，我们全部成了罪犯，此生我都没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在我看来，当年只有17岁的我，只是为了祖国而战……

战争结束后，掀起了规模庞大的“去纳粹化”运动。即使在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子里，盟军也驱使人们去寻找当时的纳粹党员以及他们支持者。我加入过少年队、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军，但是他们认为我太小了，不足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免于被捕，在这件事上，与我同龄的大部分人和我差不多。而那些年长的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都被强制要求参加“去纳粹化”运动。

新时代的年轻人接触到的并不是真相的全部，对我们的看法是脸谱化的。在他们的概念里，他们的父亲、祖父……凡是当过兵除了罪犯什么都不是。人民和祖国也曾是我们这些人引以为傲的光荣与梦想……

**1927**年6月24日，我出生在巴登-符腾堡州的许芬哈特。1942年5月，年仅15岁的我就开始参加各项军事训练。29个同龄男孩子中只有两人入选了党卫军——里夏德·施耐德和我。

1944年7月，我奉命前往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的警卫旗队军营报道。几天后，里希特菲尔德军营就在空袭中变成一片废墟。接着，我们被派往施普雷恩哈根（Spreenhagen）接受步兵训练，训练一直持续到9月底。我们乘船至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绍尔兰地区的阿尔滕多夫，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和希特勒青年团师正驻扎在那里，我在那里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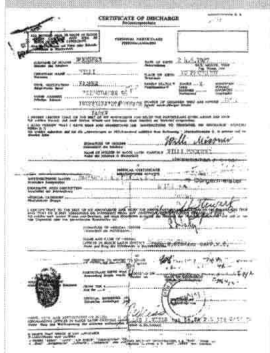
1944年11月，我们乘船抵达科隆附近。12月，我们奉命前往新集结地——艾菲尔（Eiffel）地区。12月12日，我们抵达前线并做好了战斗准备。16日，我们向比利时的圣维特和蒙绍方向发起了进攻。1945年1月，我们（阿登反击战）最终失败了。我们很快又乘火车前往匈牙利，靠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是夺取巴拉顿湖南面和东南面的炼油厂（春醒计划）。但我们被盟友出卖了，俄国人知道了我们的计划。进攻再次失利且伤亡惨重。我们开始向奥地利境内撤退。

我们在新锡德尔湖附近战斗到1945年5月8日左右，接着在撤向恩斯（Enns）后向美国人投降。投降后的头14天，我们与这些曾经的死敌——美国人成了好朋友。我们与他们吃喝一起，这些美国人甚至不限制我们的行动，简直跟自由人没什么区别。

两星期后，这些美国人就被另一帮美国人接替，我们的自由结束了……。从1945年5月到9月，我们一直住在空旷地带，连睡觉的屋子都没有。在我18岁生日的前两天，我的体重下降到只有95磅。1945年11月，我们被转押到了米滕瓦尔德（Mittenwald）地区的一个战俘营，这里曾经是一支山地部队的兵营。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有点吃的。1946年1月，我获释回家。当我离开美国人的战俘营时，心中充满了仇恨……



◆ 维利·默斯纳（Willi Mossner），SS第25装甲掷弹兵团



◆ 默斯纳的释放证明



◆ 卡尔·海因茨·德克尔 (Karl-Heinz Decker), SS第25装甲掷弹兵团

我10岁的时候(1935年)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在那儿我学会了如何阅读军用地图,还参加了大量的体育运动、徒步旅行以及各类唱歌活动。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我希望着能加入某支党卫军骑兵师。在报名处,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师,我同意了。我加入党卫军的原因很简单——在我眼中他们是真正的精锐部队。在进入部队前,我就在学校接受过八、九个月的预备役以及士官培训,虽然那段时间很辛苦,但后来这一切都在战场上获得了回报。也正是这个原因,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师之初我就成为了一个小头目。

我被分配到SS第25装甲掷弹兵团2营8连,库尔特·迈尔是我们的团长。我远远地见过他几次,他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知道如何善待自己的手下。到了前线,我们总是在夜间才能行军,我根本不记得路过了哪些法国村庄。我们有一名非常优秀的后勤人员,他总能在夜里给我们带来食物。有时候,我们甚至还能吃上一些法国难民留下的鸡肉、鸭肉等,法国人总体上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善和礼貌的。诺曼底初期的几场战斗结束后,我跟随一个小战斗群负责坚守法莱斯地区的一座修道院,修道院坚固的墙壁替我们抵挡了加拿大人不少的炮弹。我们待在一座可以俯瞰道路的大屋子里,屋子周围是一片果园……最终,我们的阵地还是被敌人突破了,只能丢下伤员向后退去……

敌人的轰炸永不停息,规模也是我军没法比的。以德累斯顿为例,官方说总共被炸死了30000人,其实根本不止这个数。在任何部队都有好人和坏人,特别是到了战争后期,屠杀战俘事件总是频频发生。有许多士兵被随意枪决,仅仅是因为他们身穿党卫军制服或者手臂上有党卫军部队特有的刺青,这些屠杀的实施者大多没有受到任何审判或追究,被枪决或吊死的只有德国人。

1944年8月18日,我在法莱斯包围圈之战中被俘。我先被押送到英国,接着又被运送到美国。一开始,我被关押在阿肯色州,后又去了路易斯安那州。在这两处,我受到的“待遇”还算不错,只是经常挨饿。到了1946年,我又成为英国人的战俘并被关押在比利时的战俘营里(编号2228)。在战俘营里,我们的食物少得可怜,以至于我10天才需要去一次厕所。

被俘后,我被报告为失踪。我有一个姑母住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兰辛,她设法找到了正在东普鲁士避难的我的家人。1948年圣诞节,我终于获释回家。我的父亲也在同一时间从一座英国战俘营里获释并返回家里。我父亲,从战争开始就一直在海军部队服役。

战后,美国人对德国进行了大量的改造。美国人告诉所有德国人,从1933年到1945年,德国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他们成功了。现在德语中充斥了大量的美国单词。在朋友面前,我称现在的德国叫“小美利坚”。

我们这些老兵在德国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情。1983年和1985年两次党卫军老兵聚会,都遭到了反对者的阻挠。我们不得不将聚会地点改至奥地利。我从来没见过人们如此讨厌我们,对我来说,现在的德国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剩下了。我现在定居在威尔士北部,并且接受了这里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方式。

1936年我加入了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因为我认为这是一支非常特殊的部队。进入部队后，仅基础训练就持续了3个月。训练结束后，我们的任务是卫戍柏林。

我隶属于泽普·迪特里希的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步兵团（摩托化）第15摩托连。我几乎参加了警卫旗队所有的重大战役。

哈尔科夫战役后，我们接到通知将成立一个新的党卫军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当时我属于SS第1装甲团1营，奉命返回后方休整、补充。我们仅有数周的时间在哈尔科夫战场上寻找一些“战利品”。最终，找到了6辆IV号坦克、3辆T-34坦克以及一千罐不到的汽油，还有55头奶牛和20名俄国志愿者……

我们将坦克留在了柏林维修，作为交换，我们给了工厂一些奶牛。接下来，上级开始着手重建SS第1装甲团1营。到了1943年7月，营里派出了8名军官、15名士官和40士兵支援刚刚成立的阿道夫·希特勒青年团师的SS第12装甲团。

这个新装甲团的成员大多是1926年出生的年轻人，刚刚穿上军装。面对这么多没有经验的孩子，要在短时间内组建好一支装甲团，需要用一些非常手段。所有高中毕业生或者已经上大学的，都被挑了出来，准备作为车长来培养。1营营长负责培训车长，2营营长负责培训炮手，我们团里的通讯军官则负责培训机电员。

同期休整和补充新装备的国防军部队都惊讶于我们的组建速度和师里那些孩子们所爆发出来的热情，就连党卫军的高层也感到震惊。

1944年6月7日，我们开始向卡昂地区机动，并很快与加拿大第1集团军和英军第2集团军交火。

蒙哥马利发动了多次试图夺取卡昂的进攻，以期能够尽快进攻巴黎。很可惜，英国人的指挥层实在太谨小慎微，即使他们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仍然在战斗中犹豫不决。我们则必须在敌人的舰炮、地面部队和无尽的空袭下守卫已成废墟的卡昂城。

7月7日，超过900架飞机轰炸了卡昂西北方的我军阵地。到了19日，英国人在卡昂以东扔下了超过2000枚炸弹。而希特勒青年团师在没有任何预备队和补给的情况下，早已成了空壳。

8月24日，我在法莱斯以南的特兰（Trun）地区被美国人俘虏。当地的游击队打算就地枪决我，但被美国人阻止了。之后，我被送到了加拿大。我在加拿大一直待到了10月份，期间受到的待遇还算不错。1946年初，我又被转运至英国。到了英国后，我们开始了5个月食不果腹的牢狱生活。在被送到谢菲尔德后，生活条件才有所改善。最终，我被转送到了苏格兰地区的战俘营。在这里我受到了相当的优待，因为这个战俘营的最高长官曾在德国的战俘营里待过。

我认为，党卫军成为精锐部队的原因在于上级军官和士兵之间建立的无比信任的关系，这句话不仅仅在德国适用。如今，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老一代人大多选择了沉默……我在1981年曾去美国旅行，那之后，我们这些党卫军老兵就很难拿到去美国的签证了。



◆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上尉）格奥尔格·伊泽克（Georg Isecke），时任SS第12装甲团团长马克思·温舍的副官。



◆格奥尔格·伊泽克，照片摄于1984年





◆ 汉斯·西格尔 (Hans Siegel)，时任希特勒青年团师第8装甲连连长。1945年4月，汉斯·西格尔被提升为二级突击队大队长 (少校) 并率领SS第12装甲团2营 (混成营) 参加了“春醒”战役。

◆ 2000年6月，第8装甲连老兵在莱茵之旅中的合照，戴帽子的是汉斯·西格尔。



我在加尼森施塔特 (Garnisonstadt) 加入了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虽然在训练时要求能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但是没有人认为会爆发战争。警卫旗队就像我第二个家，在这里我感觉非常舒服，大部分时间我都与战友们待在一起，因此，我很少想家。

1944年夏，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师，并在诺曼底战役期间担任第8装甲连连长，后又转战东线 (匈牙利)。大战期间，我总共负伤9次。现在，人们总认为党卫军全都是坏蛋，并非常讨厌党卫军，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中很多人和国防军军人一样，仅仅是一些普通的军人。现在，我们这些老兵的孩子承受着来自周围巨大的压力。

战争结束后，大部分人都说他们当初是反对希特勒的……我们这些党卫军军人都被贴上了无形的标签。

# 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师全史 **CONTENTS**

THE HISTORY OF THE 12.SS-DIVISION HITLERJUGEND

## 希特勒青年团

民族的未来·····	001
献给元首的神秘礼物·····	011

## 组建与训练

组建·····	020
训练·····	025
图集：新兵训练·····	039
图集：接受检阅·····	059
图集：在弗兰德斯的日子·····	066
最后的准备·····	073
图集：最后的生日聚会·····	080

## 盟军登陆

目标卡昂·····	083
-----------	-----

## 希特勒青年团师第一战

D日当天奥恩河口两侧形势·····	107
SS第1装甲军的反击计划·····	112
SS第25装甲掷弹兵团的第一战·····	113
SS第12装甲侦察营的行动·····	142
SS第26装甲掷弹兵团的集结·····	144
7日德军指挥部概况·····	145

## 反击失利

SS第26装甲掷弹兵团的反击·····	150
SS第12装甲侦察营的奋战·····	162
夜袭布雷特维尔·····	165
再攻诺尔雷·····	181
SS第12装甲侦察营进攻诺尔雷·····	198
SS第25装甲掷弹兵团8日至10日的防御作战·····	200
转攻为守·····	207

## 相持阶段

6月11日：克里斯托和布鲁瓦防御战 .....	210
6月11日：勒梅尼勒-帕特里之战 .....	216
6月11日~12日：罗茨争夺战 .....	222
6月13日：坦克王牌魏特曼 .....	228
6月14日：弗里茨·维特阵亡 .....	230
6月15日~18日：布瓦隆德公园争夺战 .....	234
师属警卫连的奋战 .....	243
SS第25装甲掷弹兵团于相持阶段的防御战 .....	244
第二阶段战事小结 .....	247

## 死斗 112 高地

“赛马场”行动 .....	248
最后的准备 .....	255
6月25日：战前奏曲 .....	259
6月26日：“赛马场”行动开始 .....	273
6月27日：危急时刻 .....	321
6月28日：德军的反击 .....	348
6月29日：SS第2装甲军 .....	370
6月30日~7月1日：无人地带 .....	381
7月2日~9日：卡昂失守 .....	388
朱比特行动 .....	389
7月10日：“朱比特”开始 .....	393
7月11日：王者归来 .....	412

## 卡昂失守

卡尔皮凯机场之战 .....	417
7月8日~9日：英军进攻卡昂 .....	432
“查恩伍德”行动计划 .....	437
卡昂失守 .....	439

附录 .....	463
----------	-----



# HITLERJUGEND

## 希特勒青年团

### “民族的未来”

“民族的未来”站在卡车上，或者乘坐当年德国国有铁路的专列，只有那些被特地挑选出来的人才会步行走来。他们穿越德国，行进几百公里。他们敲着鼓，吹着喇叭，挤满大街小巷，唱着歌曲，高举着他们的旗帜穿过农村与城市。他们当中有些人行进长达4周之久，在帐篷营地或者干草垛里露宿……每年大约2000多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满怀激情地听从帝国青年团领导人巴尔杜·冯·席腊赫（Baldur von Schirach）的召唤：“我们行军到元首那里——如果他希望的话，我们会为他而行军”。

1935年9月14日早晨，“阿道夫·希特勒长途行军”的参加者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响应希特勒青年团的号召，来自整个帝国的54000名姑娘和小伙子一起来到了纽伦堡体育馆。纳粹党负责群众策划的领导为“帝国党代会”组织了一个巨大的群众集会。这些身穿制服的年轻人激动地等待着他们的“超级父亲”的到来。年仅28岁的帝国青年团领导人席腊赫在报告人数后，发出了“稍息”的命令，一时间就像预演过一样，几万名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们同时高呼“希特勒万岁”，声音震彻整个体育馆。

希特勒向崇拜他的孩子们展示了他对未来的憧憬：“我们对德国青年的期望不同于过去。在我们眼里，未来的德国青年应该是身体修长、敏捷、坚忍，像克虏伯的钢铁一样坚强”。

希特勒青年团创立于1922年，当时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少年冲锋队（Jungsturm Adolf Hitler）。该组织以巴伐利亚州慕尼黑为基地，招募新队员。少年冲锋队于1923年啤



◆希特勒青年团全国领袖巴尔杜·冯·席腊赫。虽然席腊赫并没有参与创建希特勒青年团，但是这个团体却在他手中发展壮大。

酒馆政变失败后被解散，其后在1926年重建。重建后更名为希特勒青年团其任务很简单，就是为纳粹党招募年轻党员。希特勒青年团的首任“全国领袖”是一名来自萨克森州普劳恩的法律系学生，名叫库尔特·格鲁伯（Kurt Gruber）。希特勒还同时任命其为慕尼黑党部青年问



◆高呼“嗨，希特勒！”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们。



◆“德意志民族的未来”，一次集会途中的德国少年们。

题负责人。

而真正让希特勒青年团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巴尔杜·冯·席腊赫。席腊赫是一个善于交际的孩子，出生于国际化的大资产阶级家庭。席腊赫的父亲退伍后在魏玛宫廷剧院任总经理。由于席腊赫的父母在家里只说英文，因此席腊赫直到5岁时才开始学习德语。跟大多数那时的孩子一样，席腊赫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诗学琴，有一段时间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音乐家。

席腊赫的哥哥卡尔比席腊赫大7岁。一战时，卡尔跟众多德国青年一样梦想作为普鲁士军官在前线为祖国奋战。随着皇帝的退位以及魏玛国民议会接受《凡尔赛合约》，对卡尔来说，他的整个世界彻底崩溃了——他选择了自杀。哥哥的自杀加剧了席腊赫一家对魏玛共和国的仇恨。为了表示对

新政府的抗议，他父亲放弃了剧院总经理的职务，席腊赫也从寄宿学校回到了家里，由私人教师来授课。席腊赫逐渐长大，而德国国内各种各样的运动也日渐激烈。

17岁的席腊赫满怀热情参加了“青年贵族”——一支由非法的“黑色德国国防军”军官们领导的“民族”军团。1925年3月，当刚刚被释放

的希特勒在魏玛开始他的宣传攻势时，席腊赫瞬间就被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吸引。18岁的席腊赫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队。1927年，席腊赫搬到慕尼黑，在那里学习英国语言文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艺术史。然而，席腊赫根本无心课业，真正让他全心投入的是在慕尼黑大学为纳粹大学生小组网罗新的成员。同时，席腊赫还与当时纳粹党的副领袖鲁道夫·赫斯建立了联系，他曾给这位希特勒最信赖的人做过文书工作。

1927年秋的一天，席腊赫在大街上偶遇希特勒。希特勒认出了这位来自魏玛的年轻崇拜者，并请他到自己的寓所。激动万分的席腊赫建议举办一个大型的大学生集会，并希望希特勒能够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说。一开始，希特勒这个曾经被维也纳美术学院拒绝的申请者对给大学生演讲信心严重不足。煽动头脑简单的无业者和军人对他来说没问题，面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希特勒怀疑届时能否赢得十分之一的大学年轻人对他的支持。在席腊赫的强烈要求下，希特勒让步了——如果这位20岁的年轻人能够让宫廷啤酒厂的大厅里坐满了人，他就答应来。在席腊赫的卓越组织能力下，活动开始之前1个小时，大厅就已经水泄不通。而希特勒的演讲也博得了大学生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通过这次机会，席腊赫获得了希特勒的青睐。短短几个月内，席腊赫就爬到了纳粹慕尼黑高等学校分部的最高领导地位。由于他卓越的宣传能力，这个分部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依靠希特勒的支持，1928年7月20日，21岁的席腊赫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成为纳粹大学生联盟全国领袖并进入纳粹党领导层。在与格鲁伯的竞争中，席腊赫的一句豪言壮语说服了希特勒：“我将建立一个迄今为止德国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青年运动”。1931年10月30日，希特勒正式任命席腊赫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青年领袖”，领导国社党大学生联盟、希特勒青年团以及国社党学生联盟中党的后备力量。

在席腊赫的领导下，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级组织用随风飘扬的旗帜、战斗歌曲和口号吸引着无数渴望参加社会活动的年轻人。

1932年年底，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就已经上升到了

107956人。1933年1月30日，当希特勒上台后，所有10至18岁之间年轻一代的德国人中，一半都被组织进入了希特勒青年团，然而，这对席腊赫来说还不够，他要让全体青年都服务于元首。席腊赫在他的1936年的“新年号召”中郑重宣布这一年是“德国少年队年”，第一次将这一年全部的10岁儿童纳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儿童组织——德国少年队。在“全体青年忠于元首”的口号号召下开始了一场巨大的宣传运动。同年12月，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已经超过500万。同月，“希特勒青年团”变成一个法例规定必须加入的组织。

虽然许多年轻人被强制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是席腊赫对他们所提供的是很多孩子当时根本无法享受到的待遇和机遇。席腊赫深知这些年轻人的真正需求，引导青年们积极参加活动，为少年儿童提供此前只有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享受的业余活动项目：穿越德国的旅行、徒步漫游、骑自行车旅游以及帐篷营地，这一切都预



◆对于希特勒青年团员来说，能当上旗手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德国少年队，希特勒青年团的儿童组织。照片中的少年队员们正在进行一场比赛，希特勒青年团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体育竞技，以此来提升青少年的身体素质以及技能水平。



◆正在呐喊助威的希特勒青年团员们。